



羅斯福與國際聯盟

(美國通訊)

馬星野

幾個星期以前，意大利的慕沙里尼，在法西斯蒂黨的幹部會議席上，提出改組國際聯盟方案。據慕沙里尼意思，把國際聯盟的理想方面減低些，把國際聯盟現實方面加重些，美國會惠然來思，日本與德國也會鳥倦飛而知還的。慕沙里尼一向是斬釘截鐵地說話，這一次他的話總算沒有什麼結果，英國首先不同意，法國與中歐各新興國更是痛恨。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，羅斯福總統在威爾遜誕辰紀念席上，公開的宣佈，美國並不想加入國際聯盟，慕沙里尼的夢想，遂一敗塗地。

以自稱為威爾遜衣鉢繼承者的羅斯福，坐在國際聯盟首創人的孤孀旁邊，對着歐洲大戰期中美國遠征軍總司令潘興將軍，而在渴望國際合作，夢想着世界一家的威爾遜總統之誕辰，宣佈着他拒絕參加國際聯盟之政策，其意義非常深長，其結果十分重要。大家記得，在威爾遜總統任內，羅斯福是海軍部副部長；如羅斯福在十二月二十八晚上所說的，巴黎和會的一切，皆其親目所見親耳所聞。威爾遜滿任以後，民國九年的美國總統競選，便以是否加入國聯一問題為中心。民主黨的

總統候選人，第一位是本年（二十二年）倫敦會議幣制委員會委員長考克斯，第二位便是現在白宮主人羅斯福。他們四出宣傳，要民衆來選他們做正副總統，因為他們是主張美國加入國聯的。當時共和黨的競選人，第一位是哈定，第二位是柯立芝，考克斯與羅斯福要打倒他們，因為哈定與柯立芝拒絕美國之加入國際聯盟。

今日華盛頓的執政者，已非哈定與柯立芝一批死硬派，而羅斯福總統之左右手，泰半還是威爾遜朝的老臣。民主黨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，僅有二度當政，而威爾遜與羅斯福之不同，竟有如天壤。美國政黨，沒有所謂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，即或有主義，那便是投機主義。民主黨之放棄其加入國聯政策，自民國十三年該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始，在此會議中，現在的大總統，便是紐約省代表團之一員。當時威爾遜已死，威爾遜的嫡派，歐戰期中的陸軍部長倍高（Hughes）氏，竭力主張保持加入國聯之政策，而大會對於此項主張，竟以大多數否決，而投否決票的代表團中，羅斯福總統所參與的紐約省，便是最有力的分子。

當去年（民國二十一年）羅斯福競選總統時候，他便說這樣一段話：『現在的國際聯盟，其組織其運用，已不是威爾遜理想中的國際聯盟了。所以我不主張加入國聯。』而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宴席上，他又運用他的狡辯，說是威爾遜的終止國際戰爭之理想，對於當日巴黎和會中所謂『政治家』們，並不發生興味。依『我』當日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，國際聯盟之產生，與各國各政治家之為求政治上之利益，個人之名譽，及國家之領土擴充，脈之相關，而此哇哇墮地之嬰兒，因各國之求自私自利與自安自保而受挫折。所以，羅斯福下了結論說：『我們美國沒有加入，我們美國也不想加入！』這一套狡辯，是羅斯福的拿手好戲，試問在民國九年羅斯福想做副總統而主張美國加入的國際聯盟，是否和今日羅斯福做了總統而不想加入的國際聯盟一樣？

而且羅斯福在那場演說上，一邊反對加入國聯，一邊又稱讚國聯對於保障世界和平之工作。他說國聯之鼓勵各國增訂不侵犯條約，及其鼓勵軍備之減裁，實為世界和平之中流砥柱。他說因為有了國際聯盟之存在，各國偶或意見不同，由國際聯盟或間接的由國聯之協助，使糾紛得以解決，較之昔日之辦法，已比較好得多了。而國聯更使各國有共同的集合地方，而使國際談判，有中心的處理機關。在羅斯福演說的結論上，又有這樣幾句：『我說在現在世界，要保障和平，那些舊的攻守同盟，勢力均橫，合縱連橫等老辦法，已不適用，我說這句話，乃是說我們美國人民的共同意見。』羅斯福竟不知道國聯的目的，便是在去消掉

這些外交的老把戲，而代以公開的 cooperating 的外交新局面。

綜觀羅斯福總統此次之演說，對於美國反對國聯的理由，並沒有明顯的宣佈出來。誰都知道美國之一意孤行，其動機在於怕捲入歐亞政治之漩渦，是求獨善其身，是自私自利，可是他又要裝偽君子，在那篇演說上面，他表明其對於拉丁美洲之寬大態度及利他主義，他怪拉丁美洲各國對於美國的懷疑與猜忌，而嘻皮笑臉的說：『這也難怪他們，如果我是拉丁美洲的人民，我也很難相信世界最富有的美國，會有這樣的利他，不自私的心腸。』嗚呼！美國竟有這樣的利他心腸！

他也知道目前的世界，不但是沒有向威爾遜的理想上發展，而且離威爾遜的目的日遠。他說只知外表的人們，以此為國家主義過分發展之故，而狹窄的國家主義思想，日得大眾之擁護。這個解釋，羅斯福認為是不對的。他說世界情勢之惡化，不能責備各國人民，而應責備各國當政之領袖們。他所指的人，自然是希特勒和荒木等等，可是他忘記了他在倫敦會議時的偏急舉動，他忘記了他自己也是該責備的一員。他與威爾遜的腔調，因為威爾遜說德國民衆無罪，而罪在德皇一身，他忘記了美國之增高關稅，放棄金本位，敷衍日本，對滿洲事件無決斷之態度，民衆毫無罪戾，而罪戾在於白宮方面之優柔寡斷及只知目前不顧及將來。世界事情之愈弄愈糟，第一便是戰後美國拒絕參加國聯，世界之愈演愈危險，第二是日本之侵略中國，未加處罰。假使美國積極與國聯合作，運用經濟制裁，事情不會到這步田地了。

矛盾原是何政治家所不能免的，然而就羅斯福的對付國際聯盟政策看來，矛盾之多，直可驚人。所以紐約時報駐京首席記者，曾對羅斯福與威爾遜下如是評語：「威爾遜是一位國際主義者，羅斯福的國家主義，比哈定總統還要窄隘……威爾遜對於政府方面之默諾，非常鄭重，從不食言背約，而羅斯福是往往二三其德。威爾遜對於新聞記者所記的消息，如果是實在的，他從不否認，羅斯福是對於千真萬確的記載，往往平白地否認起來。」由這幾句話看來，威爾遜與羅斯福人格之異同，可以看出，而如果兩位都是大人物的話，一位是大政治家，一位是大政客。

上面是就理論來批評，我們發現羅斯福總統的投機主義，可是就實際來講，就唯實主義的立場來講，羅斯福的外交政策，比起哈定柯立芝，已經算是漂亮些。其對於國際聯盟及拉丁美洲之政策，頗能沿胡佛、史汀生後半任政策之精神，而從而發揮光大之，雖然依舊是狹隘之國家主義，然其帝國主義之氣燄，已漸漸消磨。門羅主義，是國際主義之大敵，羅斯福已漸漸把他合理化，古巴的憲法修正案，是民族主義的大恥辱，羅斯福已有取消之之意，而一年來美國與國際聯盟之合作，其成績為自哈定總統以後所未曾有。現在略述一年來之羅斯福與國聯攜手經過。

94827

前耶魯大學教授德鄰 (Arthur B. Darling) 氏，在紐約時報

東方雜誌 第三十一卷 第六號 羅斯福與國際聯盟

的月刊上面（十二月份第百七十三頁）做了一篇關於美國與國際聯盟的文章，其第一句便說：「本年三月，美國接受國際聯盟之請帖，參與滿洲案顧問委員會。外交部於接受請帖之際，雖然很謹慎的保留許多條件，然而一位美國公使，已受華府正式指令，代表美國，參加國聯之委員會，任政治問題之重責，此項事實，實為自民國十年以來美國對國聯傳統態度之一大轉變。」

在這個時期以前，美國同國聯並不是沒有合作，然合作偏於技術的，文化的，法律的方面，對於政治問題，美國取若接若離之態度。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和富國，一舉足可以左右全球政治。美國自己不甘與伍，可是她的領袖地位，因經濟的關係而及於政治的關係，是擺脫不掉的。美國外交政策有一個大矛盾存在，民衆的心理，要維持孤立，歷史的教訓，要避免捲入歐洲漩渦，可是經濟的要求，與世界脈之相關，政府當局及資本家，免不了與國際聯盟發生關係，自滿洲事情發生後，關係更為密切。好像自誓終身不嫁的女郎，雖口口聲聲宣佈，與任何人無法律上婚姻關係，然而小姑獨處，陳倉暗渡，已非一日。自羅斯福總統繼胡佛、史汀生而指導外交政策後，只算把這個公開的祕密，進一步化為祕密的公開。然而當事人還登報聲明，以為無法律關係，只算瞞那些為傳統外交觀念所支配的人民，和為舊禮教所約束的老父老母而已。

本年羅斯福與國聯之合作，據老於國際事件的人意見，其裨益於國聯，可以抵償國聯所受的損失，即日本退盟與德國拂袖。紐約時報的

94828 駐日內瓦通訊員 Streit 說：「從日內瓦的標準來判斷，國聯之所得，遠足以償所失。日內瓦看專制國家（希脫勒之德國與荒木之日本）對國聯之惡感，並不驚奇，而看民主國家之美國對國聯之親善，特別感到欣慰。華盛頓與日內瓦之間，十三年來，其接近之進步，未有如本年者。而華盛頓與日內瓦接近之原因，可以溯源於日本及德國之行動。」

第一，美國於本年（二十二年）以內，頓改其昔日離羣獨處之態度，而主張國際協商，她的以前不受任何國際制裁的主張，已漸軟化。第二，美國贊成認運用武力為非法，而更主張於裁軍條約訂定後，設國際機關，以監督各國對於條約之遵守。對於國際軍械貿易，亦願意予以制裁，對於侵略一辭之定義，亦贊成蘇俄之提議，即凡以武力越一國之國界者，皆為侵略。凡此種種，過去美國當局，因信國家主權為無上，國家行動應不受任何干涉，而不願有任何讓步者，現在則或贊同或提倡，努力和平，大有不肯後人之勢。

美國不但實際上參加滿洲事件顧問委員會，以措商關於處置日本侵略中國之問題，及參加同性質的處置哥倫比亞國及祕魯國間之糾紛之委員會；而且在南美洲方面，美國一向認為門羅主義之範圍所及；亦允國聯加以干涉。因美國傳統的意見，以為國聯是歐洲諸國的集團，而門羅主義，公開的不准任何歐洲國家來干涉新大陸之事。南美二處戰爭（祕魯與哥倫比亞國之爭，巴拉圭與玻利維亞國之爭。）其處理及解決，歐洲國家，甚難置喙。而本年美國當局，卻公認國聯有處理此

二案之權，更公認國聯隸屬下之軍隊（因為國聯令哥倫比亞與祕魯即刻停戰，而駐在所爭地帶之哥倫比亞軍，暫歸國聯特派員指揮，故稱為國聯軍。）在新大陸活動。巴拿馬運河，一向為美國之視為心腹地帶，臥榻之前，不容他人酣睡，而祕魯與哥倫比亞所爭地帶，受國聯軍維持秩序者，距運河數十哩而已。

至於巴拉圭與玻利維亞二國之糾紛，美國政府，亦允國聯來處理，處理此新大陸問題之委員會，其中委員皆歐洲人，美國人無與。使門羅主義提倡者看來，以歐洲人組成之委員會來干涉美洲，寧非咄咄。此次汎美洲會議，美國竟容國聯之代表參與，西班牙及葡萄牙之代表，與美國國務卿同座，純美洲性質之會，亦有日內瓦人物參與其間，美國當局態度，較之前者，可謂開明及寬大多多。

更令人深味者，當德國退盟之日，國聯之鴉片委員會，其名單乃是由一位美國公使提出。比之民國十八年美國之拒絕合作之態度，大不相同。美國駐歐大使台維斯（Norman Davis）長期駐日內瓦，名為駐歐大使，實即美國駐日內瓦之代表，與其他國之出席國聯理事會之代表，名稱不同，實力則一。且台維斯之積極活動，儼然成為日內瓦之中心人物。歐洲之和平，自希脫勒上台後，搖搖欲墮，台維斯從中斡旋，時而倫敦，時而巴黎，於歐洲之秩序，大有裨益。而民國二十年所商定之鴉片條約，亦因華府方面之努力，而得生效。此項條約，對於主權最高主義，大相逕庭，而卒因美國之願意而成立。

美國之派代表團參加國聯之勞工會議，亦以本年為第一次。而美國之承認蘇俄，更使國聯於處理遠東問題及中歐問題，大得幫助。倫敦會議，雖告失敗，然倫敦會議為國聯所召集之會議，美國特派外交部長與上院議長（按，Pitman 為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，又為上院之副議長）參加，可見美國與國聯，並不以路人相目。而美國之代表，被推為幣制委員會主席，更為美國傳統的「不任國聯會議職員之態度的大轉變。吾人猶憶及，當民國二十年世界裁軍會議開會，美國代表，拒絕接受任何職務，而在本年，倫敦會議裏面，一個委員長頭銜，美國爭了好久，始能得到。

滿洲案件，美國與國聯之合作，亦甚明顯。不承認主義，雖大瓠不可食，然就日內瓦立場看來，總算美國出面合作之第一遭。七月間的會議，計畫以國聯援助新中國之建設，美國亦參加其事。關於建設非洲小國利保利亞之計畫，亦已完成，此國本為美國保護國性質，而現在亦駁駁

然歸於國聯指導之下，德國之猶太難民問題，其救濟工作，美國出力為多，而德國難民委員會，主其事者為美國公民。

威爾遜誕辰席上之羅斯福演說，由另一方面看來，亦有裨益於國聯之和平工作，而尤以重定侵略之界說一點，可以為窮兵黷武者之當頭棒喝。他主張：

「各國共同宣言，不許任何國家，以武裝軍隊，超越其國境，而侵入他國之國境。這個舉動，全人類將公認為侵略之舉動，而全人類將以此舉動為有罪。」

讓荒木大將來聽一聽這個聲明。然而荒木不會害怕，因為「有罪便怎樣呢？」羅斯福總統不敢回答這個問題。國聯盟約上有他的回答，抵制貨物，武力制裁，開除盟藉便是他的回答。可是美國人不高興這個回答。這裏是羅斯福的矛盾，也便是全人類的矛盾！
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寄自美桑里新聞學院

